

# 肃毒扶贫 振兴经济

——云南省思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考察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南亚经济技术发展基金会 “肃毒扶贫”课题组\*

贫困与贩毒吸毒是云南省思茅地区的严重社会问题,作者针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提出建立“思茅肃毒扶贫试验区”,铲除毒源、开发扶贫振兴经济这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反贫困途径。

应云南省思茅地委和行署的邀请,在云南思茅南亚经济技术协作发展总公司的具体安排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南亚经济技术协作发展基金会“肃毒扶贫”课题组一行9人,围绕“肃毒扶贫、开放开发,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等问题,于1994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对思茅地区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考察。“肃毒扶贫”课题组与地委行署领导举行了多次座谈,考察了澜沧县、西盟县和孟连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及肃毒扶贫等工作,访问了地处边境沿线的少数民族村寨、边防检查站和强制戒毒所。现将有关情况及对策建议报告如下:

## 一、云南思茅地区贫困状况的严重性

思茅地区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486.5公里。地区总面积4.5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占98.3%。全地区辖1市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其中有7个县是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全区总人口23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40多万人,占地区总人口的61%。这里聚居着哈尼族、爱尼族、彝族、苗族、拉祜族、佤族、傣族等25个少数民族。思茅地区丛山峻岭、云雾环绕、森林茂盛、资源丰富。建国45年来,特别是经过15年的改革开放,思茅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综合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强:1993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达23.8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24.45亿元,其中乡镇企业产值4亿元;财政收入1.86亿元;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2.3亿元,均比1979年前有了明显增长。区内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也有一定发展,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思茅地区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上述各项指标仅为全国同类指标平均数的1/10左右,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为悬殊。由于受历史、自然、地理、社会、交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境外毒品走私犯罪活动的严重影响,该地区社会发育滞缓、交通闭塞、生产方式落后、经济很不发达、农民生活非常贫困,扶贫形势极其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农民生活贫困现象严重。1993年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约400元,远远低于全国农民纯收入921元、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618元的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300元、口粮不足

\* “肃毒扶贫”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徐逢贤、沈宝臣、陈飞雪、贺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编辑部:吴尚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李景然;云南思茅地区:周仲凯;南亚经济技术发展基金会:方明。

200公斤的还有54个乡、507个行政村、101.3万人,分别占全地区总数的44.3%、51.3%和50.5%;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7个贫困县中,共有52个乡、449个村、91.5万人,分别占全地区贫困面总数的96.3%、88.6%和90.5%;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口粮低于150公斤的特困人口还有近50万人,占地区总人数的22%以上。贫困地区的农民吃、穿非常困难,居住条件异常简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难以保证,特别是在深山老林中的少数民族农民,部分还居住在山洞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穴居生活。

2.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农作物产量极低。在我们考察的西盟、孟连、澜沧3个族自治县的10多个乡的村寨范围内,还普遍存在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60%的农户连最简单的工具(锄头)都没有,农民在山坡上撒种,无任何水利设施,靠天吃饭,广种薄收,有些农民用竹筒到山谷背水上山浇苗,旱稻亩产约百斤,玉米亩产仅70—80斤。农民收获的粮食只能充三四个月的口粮,其余只能靠救济度日。几乎所有的农户都用石臼和木泵脱壳、碾米、磨面。

3. 财政赤字严重,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1993年全地区财政收入仅1.8亿元,财政支出达4.428亿元,预算内赤字达2.628亿元,财政自给率仅为38.8%。1985年至1993年全区财政用于人员经费的开支占可用财力的比重由44%上升到87.3%。全区可用财力1993年虽比1985年增加约1.48亿元,而同期人员经费的开支却增加了1.78亿元。1994年由于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工资增加额超过1.58亿元,而财政收入预计增加仅0.3亿元,预计财政赤字将高达4亿元。人员经费挤占了公用经费,致使公务费、业务费无法保证,至1994年6月底,差旅费报销尚拖欠300多万元。地区和各县的财政收入连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基本工资都难以维持,更无力抽出资金去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

由于财政困难,使许多生产性、建设性支出大幅度下降,严重制约了地区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和矛盾。而新税制的推行和“拼盘”政策的贯彻,对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无疑是正确的,但对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思茅地区及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来讲,犹如雪上加霜,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据税务部门反映:1994年企业的税收将比1993年增加近一半,企业亏损面将达80%以上。另一方面,由于地区所辖各县的财政极其困难,使发展项目无资金配套,无奈只能失去一批生产性、社会性、公益性开发项目,就连世界银行“妇幼综合卫生项目”的贷款,也因无配套资金而失去了贷款机会。

4. 交通、能源、通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在7个贫困县的92个乡中:不通电的乡有8个,吃财政补贴的乡有90个,无街道的乡有12个,不通公路的乡有30多个。在722个行政村中:不通电的有348个,不通电话的有21个,不通公路的有205个。约有95%的村寨农户没有通电照明。此外,还有约43.5万人、21.2万头牲畜未解决饮水问题。除山谷少量平坝地外,几乎全部的坡耕地上无任何水利设施。由于缺乏最起码的基础设施,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加大了扶贫攻坚的难度。

5. 文化教育落后,劳动者素质极其低下。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在15—16岁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有64.5万人,占44.4%;而少数民族村民近90%是文盲。人均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其中拉祜族、佤族人均受教育程度仅1.36年,全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也只有3.1年。由于教育经费缺乏,绝大部分村寨无小学,学生失学率达30%左右。西盟县在1.28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仅有2所初中。澜沧县、孟连县也仅有3所初中、1所高中、1所师专。文化素质低下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在我们调查的几个村寨中,几乎所有的村民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年龄,更

不知道我国政治、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

6. 社会发育程度极低。在我们沿着边境沿线、澜沧江两岸及哀牢山、无量山深山区考察时,一个很深的印象是:这一带的社会发育程度极低。这里是由原始社会末期一步跨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因此,这里少数民族的风情至今还烙有原始社会的痕迹:“刀耕火种”盛行,科学技术、精耕细作在山寨村民眼里视作“得罪了山神”而无法推广;宗族通婚极为普遍;就连“人”的概念也极其混乱,有的把6岁以下的孩子不算作人,不计算在家庭人口内。由于迷信盛行,国外一些宗教组织在这里频繁活动,如专搞民族分裂活动的反动组织多波教,在这些山民中信徒逐年增多。

山区缺医少药,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流行也无钱求医买药,因此寄希望于“神”的保佑,或吸食鸦片治病,致使山区农民的死亡率高达19%以上(不包括6岁以下的孩子夭折)。西盟县的人均寿命不足50岁,孟连县、澜沧县为51.2岁,整个思茅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也仅53岁。在山区农村吸毒、贩毒活动猖獗,卖淫嫖娼在城镇也呈发展蔓延趋势,严重毒化了社会、毒害了人民,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

面对如此严峻的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国家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和特殊政策,不仅“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落空,更严重的是会对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边防巩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 二、毒品问题日趋严重,肃毒任务十分艰巨

毒品的泛滥,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它不仅危及人类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而且诱发其它刑事犯罪,危及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至少有5000万人吸食各种毒品,毒品的非法贸易额年均超过500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商品及劳务贸易总额的7%。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曾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已消灭了赌博、卖淫、吸毒等丑恶现象,中国是无毒国。但是,自80年代以来,早已销声匿迹的“毒品妖魔”,竟又卷土重来,毒品犯罪问题又在中国死灰复燃。据国家禁毒委员会1994年6月公布的统计资料:1993年以来全国共查获毒品案件26191起,逮捕毒品犯罪分子7677人,缴获海洛因4459公斤,鸦片3354公斤。至今“毒品妖魔”仍在蔓延肆虐!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境内的毒品犯罪是世界毒品犯罪的一部分,具有国际化这一重要特点。毒品的种植、加工、运销和消费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毒品生产地却主要集中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消费市场主要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中国毗邻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地——金三角地区。1993年“金三角”的罂粟种植面积超过几百万亩,年产鸦片2500吨左右,其中的40%以上产于同我国思茅地区边境接壤的缅甸佤邦地区。在“金三角”毒品产量猛增和国际毒品消费市场需求的刺激下,我国云南省思茅地区就成为“金三角”毒品贩运的主要通道之一。与毒品的种植、加工和消费紧密联系的是毒品的非法贩运,中国境内的毒品贩运也具有国际化的特点。世界上不同国籍的贩毒分子结成集团,并且联络成跨国贩毒网络,把毒品从生产地源源不断地秘密运销到毒品消费市场。从近几年公安机关和海关或边防站查获的犯罪分子看,除来自我国境内和港、澳、台地区外,还有来自尼泊尔、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十几个国家的贩毒分子。特别严重的是境外黑社会势力在中国境内组织、策划、实施武装押运毒品犯罪,更使中国境内毒品犯罪趋于国际化。

随着国际贩毒集团加紧对中国的渗透,过境贩毒活动的增加,以及边境地区部分不法山民的过境贩毒、吸毒活动的扩散,使毒品在我国境内流动也在不断增加,带来了毒品在境内的吸

食消费,引发了吸毒、贩毒活动的蔓延。1988年我国首次公布全国吸毒者7万多人,1991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扎海洛因、鸦片成瘾者达14.8万人,1993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25万人,目前已超过30万人。云南思茅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引起了党政领导的重视,每年投入资金几百万元,投入警力180多人开展了持之以恒的缉毒斗争,以扫荡毒品消费市场,打击毒品犯罪。1983年至1993年的10年间共侦破贩毒案件4328起,缴获鸦片达4478公斤,精制毒品212公斤,抓获贩毒案犯6032人,其中判处死刑的有86人,并将28639人次的吸毒人员集中进行强制戒断,有力地打击了贩毒犯罪。但由于毒源在外,治标不治本,到目前为止,思茅地区仍有8392名吸毒人员尚未戒除毒瘾。其中吸扎海洛因的608人,吸食鸦片的有7784人。1994年上半年的毒品犯罪状况更加令人担忧,仅有10万人的孟连县就缴获海洛因等精制毒品51.8公斤,相当于该县十年间缴获精制毒品的总量。西盟、澜沧、江城等县的情况也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吸食毒品已由农村向城市发展;由边境向内地蔓延;由吸食鸦片向吸扎海洛因发展;吸毒人员向低龄化发展已相当明显,年龄最小的仅14岁;吸毒者的行为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吸毒者的行为特征有类似之处。如吸毒诱发犯罪,危害社会治安,败坏社会风尚,在抓获的吸毒者中,约有25—30%的人犯有贩毒、盗窃、卖淫等违法行为;吸毒使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卖掉妻、女,以致沦为娼妓,仅孟连县在原有配偶的1767名吸毒者中,因吸毒而离婚的有54人,因吸毒而死亡或配偶自寻短见的有近百人,卖妻卖女卖儿的有61人;吸扎毒品而导致感染艾滋病毒的已发现的有3人。同时在暴利的驱使下,近年来零星非法种植罂粟也有所发生。吸毒对思茅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可怕的消极影响,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铲除毒源,其后果将更为严重。

### 三、中国的禁毒方针及其肃毒成效的有限性

在充分研究中国毒情的基础上,1991年6月召开的全国禁毒工作会议,国家禁毒委员会提出了“三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禁毒工作方针,要求各级政府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打击、防治、宣传、教育多管齐下,打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尽快遏制毒品泛滥的势头,进而从根本上消除毒品祸害。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三禁”并举,严格执法 中国毒品来自境外,过境贩毒理所当然是中国肃毒斗争的首要问题,中国执法机关始终把打击过境贩毒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12月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禁毒法,全面体现了禁种、禁贩、禁吸的“三禁”并举方针。《决定》明确提出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分子为打击重点,依法重判,并处没收财产。把非法种植毒品达到一定数量的规定为犯罪。同时规定吸毒违法:对于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人,处拘留、罚款;对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复吸的,实行劳动教养,在教养中强制戒除。实践说明,种、贩、吸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因而“三禁”并举,在一定程度上确能遏制国内毒品问题的发展。

加强国际合作,实施堵源截流 毒品问题是个国际问题,加强禁毒国际合作是个必然的选择。中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1961年麻醉品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等,并积极而坚定地履行了这些国际公约。为此,我国在实施堵源截流强化国内禁毒斗争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合作。一是加强同周边国家政府间的合作,帮助替代罂粟种植区发展经济,积极支持联合国禁毒署倡导的“金三角”亚区合作计划。二是加强同周边国家和地区警方的合作,积极负责地对待缉毒办案和情报线索协查的国际合作,

并建立了边境一级定期会晤、指定联络官制度等。

全民参与,标本兼治 禁毒工作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多方位多渠道作不懈的努力。在执法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同时,充分发挥各部门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实行综合治理。我国重视预防性教育,达到未雨绸缪的目的,这有利于提高全民的反毒意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打击毒品犯罪、控制吸毒蔓延,这是积极的治本措施之一。

思茅地区积极推行了上述方针,这对于震慑毒品犯罪、遏制毒品蔓延起了一定作用,但为什么毒品问题仍然呈现上升蔓延趋势?“毒品妖魔”仍在肆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是毒源在境外未铲除。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原因之一:与云南思茅地区接壤的境外地区,是“金三角”最主要的毒品生产地;境外制毒贩毒集团罪恶的毒品过境计划使中国直接受害。

据有关资料表明:緬、泰两国政府对盘踞在“金三角”地带的畏蒙、坤沙两个制毒贩毒集团进行了近 20 年的军事围剿,迫使毒贩子寻找新的贩毒出路。进入 80 年代,以种毒制毒贩毒基地著称的“金三角”不断向北部地区延伸,并逐步扩展到我国云南省境外的缅甸高地:思茅地区西盟县境外种植鸦片 54 万亩,孟连县、江城县境外种植鸦片各为 30 万亩左右,这在客观上为境外制毒贩毒活动向中国内地渗透留下了隐患。80 年代世界毒品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更刺激了“金三角”产毒量的迅速增长,年产鸦片已达 2500 吨左右,于是境外制毒贩毒集团罪恶的毒品过境计划,即“黑色走廊”在香港毒枭、“金三角”毒王和形形色色的毒贩们策划下隐蔽地出笼了:由毒源“金三角”经中国的云南、广西、广东,到香港然后销往欧美的走私毒品路线,使中国成为直接受害的毒品过境国。这是过境省区贩毒吸毒犯罪活动死灰复燃且不断蔓延的直接原因。

过境毒品还成为导致边境省份及内地吸毒活动泛滥的直接原因。“毒品妖魔”就像无形瘟疫,使吸毒人数不断上升,尤其过境省区率先成为吸毒活动的重点地区。一些参与贩毒的边民不仅自己吸毒,还将毒品以高价“内销”,诱使他人吸毒,特别是诱使青少年吸毒,一些意志薄弱者或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精神空虚,一下子就沦为毒品的牺牲品。同时毒品很快就向内地弥漫。尽管禁毒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要务”,可吸毒者的队伍仍在不断增加,在过境毒品所到之处,演绎出一出又一出的人生悲剧,使一群群男女老少沦为“毒民”。

原因之二:贩毒所带来的暴利,刺激了贪婪的贩毒罪犯铤而走险,贩毒队伍越来越大,犯罪手段越来越残忍。

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颁布实施以后,贩卖海洛因 50 克以上者要处以死刑。怕死的,避开风头,有所收敛,甚至从此洗手不干;而那些胆大妄为的却一个比一个玩命,犯罪升级,变本加厉,手段残忍。其原因皆在于贩毒所带来的暴利以及一夜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过境毒品从“金三角”销出,几经辗转,最终销售到吸毒者手中的价格,竟可上涨到数百倍。于是在暴利的驱动下,毒贩们不惜以身试法冒险闯关,利令智昏地与缉毒人员“斗智”、“斗勇”,甚至开展武装押运贩毒。贩毒分子武装贩运毒品的嚣张气焰给中国边境地区带来的危害和不安定因素已相当严重。而某些贩毒分子的内外勾结,又增加了缉毒的难度。

原因之三:地方财力薄弱,警力不足,装备落后,使查禁毒品工作步履艰难,过境毒品不断增多。

据不完全统计:思茅地区目前仍有 8392 名吸毒人员尚未戒断,尤其是吸食、注射海洛因的戒除工作还未能有效进行,主要原因是缺乏戒毒经费。如孟连县 1992 年在筹建强制戒毒所时

计划规模每期收容 100 名戒毒者,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只建了能收容 50 名戒毒者的号房,且四周隔离围墙也无钱修建。由于经费困难,农村中的吸毒人员的戒毒举步维艰,如澜沧县目前仍有 3200 多人吸毒,但由于该县农民人均收入不足 300 元,如将吸毒者集中强制戒断,无钱保证他们的生活和治疗费,吸毒者本人也无钱承担,自然就形成了吸毒人员戒断率低,戒了又巩固不了的局面。

同时,由于地方财力严重不足,要想把毒品堵在国门之外是很难办到的。目前的思茅地区 4.5 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范围内,长达 486.5 公里的国境线上缉毒人员仅 180 名,且缉毒装备落后陈旧、缉毒经费缺口惊人。据思茅地区公安局反映,每年缺乏缉毒经费至少达 300 万元左右。面对贩毒集团的阴险狡诈和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枪械装备,而地区缉毒人员的装备大多是 60 至 70 年代的陈旧落后装备,极大地增加了侦破毒犯案件的难度。据推测,目前破案率仅为 10% 左右。

原因之四:边境地区教育滞后,人员素质低下,缺医少药的状况极为严重,致使在各种动机驱使下的吸毒队伍不断“扩大”,这就为贩毒者提供了毒品消费市场,这也是思茅地区毒品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吸毒人员中,文盲占绝大多数:孟连县约占吸毒人员总数的 92.3%、西盟县占 91%、澜沧县占 88.5%。而且待业人员约占吸毒人员总数的 60%;个体私营企业主占 35%;在女性吸毒人员中,约有 90% 以上的人同时卖淫。由于毒品有止泻、止痛和安眠作用,所以在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边境地区,一些人只能求助于毒品而成为“瘾君子”。

一个令人忧心且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在形形色色的动机驱动下,吸毒队伍在不断扩大。有些是为了“试一试”,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的驱动下吸起了海洛因,却没想到一“试”就不可收拾;有些是在人生道路上受到挫折后,把空虚的心灵寄托在吸毒所带来的瞬间快感和幻觉中;有的是确因缺医少药而把毒品当作止痛、安眠药,结果却成了“瘾君子”,但更多的却是在吸毒、贩毒者的诱惑下,沾上了吸毒这一罪孽的。

在上述原因综合作用下,尽管党和政府坚决贯彻“三禁”方针,但吸毒、贩毒等犯罪活动仍呈上升蔓延之势。个中的“奥妙”是:毒品的源头在境外。要尽快遏制住毒品的祸害,需要不断探索禁毒工作的新思路。

#### 四、实施替代种植,彻底根除境外毒源,走肃毒扶贫、 开放开发、振兴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为了更有效地与毒品犯罪斗争,思茅地委和行署提出了“在坚决贯彻‘三禁’方针的前提下,借助民间技术经济组织形式,与境外合作,争取国际援助,实施以发展健康的经济作物来替代鸦片——罂粟的种植,把肃毒与扶贫结合起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彻底根除境外毒源”的新思路、新战略。

##### 1. 提出这一新思路的背景

众所周知:与思茅地区毗邻的缅甸第二特区——佤邦辖区,是“金三角”最大的毒源区,其每年罂粟的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80%,鸦片产量占整个“金三角”地区毒品产量的 40% 以上,年产鸦片 1000 余吨。

境外毒源的存在,阻碍了我们从陆地上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交流和经贸往来,导致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和贫穷。毒品的渗透扩散,又使我国边境地区人民深受其害,贫困

加毒品的危害,严重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和团结。

实践证明:毒品要断源才能绝流,禁毒的根本在于铲除毒源——罂粟的种植。而罂粟种植又是长期来“金三角”近1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山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要铲除罂粟种植,就必须用健康的经济作物和粮食来替代罂粟种植,必须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矿产开采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市场贸易等健康产业,以转移种植罂粟的耕地和劳动力,改变当地政府或地方武装集团及山民对毒品种植的依赖。

## 2. 实施肃毒扶贫、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新思路的积极意义

这条富有创新意义的新思路与过去我国禁毒工作的重点放在国内的作法有多方面的突破:

首先,把禁毒工作的重点放在铲除国外毒源上,而不是仅仅着眼于防止毒品对我国境内扩散这个单一目标上。当然在防止毒品对我国扩散和消除毒品危害,坚决实施“三禁”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十分正确的,但国外毒源不铲除,国内禁毒工作的成效就具很大局限性。国际社会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用于禁毒,重点都是放在毒品的流通和消费领域,打击毒品的贩运和吸食活动。但由于毒源未除,毒品依旧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用隐蔽的或公开的手段或渠道扩散到世界各地,且逐年呈上升蔓延趋势,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禁毒方法收效总是不大。如果把禁毒工作的重点转向毒品的生产领域,致力于彻底铲除毒源,这对于整个禁毒工作无疑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

其次,通过种植粮食或经济作物替代种植鸦片,这就把肃毒与扶贫、脱贫结合起来,使铲除毒源的工作具有牢固的经济基础,使肃毒成为振兴经济的契机,使贫穷的山民摆脱贫困,有了生活的经济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毒品产地,种毒问题实质上是贫困问题,他们把种植罂粟作为谋生的手段,以鸦片来换取口粮和生活必需品。事实上毒品的暴利都让当地的权贵、商人和走私贩毒者赚走了。这可用以下事实说明:佤邦山民一家6口人,每年可收获5千克左右的鸦片,当地价400元人民币/千克,其中50%征税,佤邦山民全家年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人均不足200元。而1千克海洛因在昆明是20万人民币,到广州升至30万人民币,在香港达50万港元,到达美国纽约则能卖到50万美元。从中能看到毒贩们所得的暴利达数百倍。

要在佤邦地区禁种鸦片,必须以经济作物替代鸦片种植,给广大山民开辟新的可靠而文明的经济来源。否则禁种就等于断了山民的生计,在事实上就禁不住。在我国境内吸毒者也陷入了“越吸越穷、越穷越吸”的恶性循环。如果不帮助这些人以种植健康经济作物来脱贫,使之尝到种植经济作物的甜头,看到生活的希望,戒毒往往也难以奏效。可以这样说:毒品与贫困是一对孪生子,不把肃毒与扶贫结合起来,禁毒工作就不可能获得积极的效果。

再次,利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与境外合作,争取国际援助,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多种资金来铲除毒源,这样毒品危害就可能从世界范围内消除。过去仅依靠境内自己的力量来围追堵截毒品,往往是防不胜防;加上边境地区及毒品过经省份的经济比较落后,肃毒经费严重不足,肃毒装备陈旧落后,增加了禁毒工作的难度,效果很不理想。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与国际、与境外合作禁毒,根除毒源的条件正在逐步成熟:佤邦当局为了改变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使其民族摆脱贫困落后状态,愿意同中方合作,逐步用种植经济作物替代鸦片种植;国际社会已注意到“替代种植”、铲除毒源的重要性,也愿意同中国合作把部分禁毒资金投放到“替代种植”、铲除“金三角”的毒源上来。这对于我国的禁毒工作和推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和适当的方式利用好这

一机遇。

### 3. 实施“替代种植”、肃毒扶贫新思路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条禁毒工作的新思路适应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展示了根除境外毒源、肃清毒害,并以此带动我国地区经济振兴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良好前景。实施这一新思路、新战略的条件正在成熟。

首先,中国政府对打击毒品犯罪、消除毒品危害态度最坚决,措施最得力,在“三禁”并举方针指导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狠狠打击了国际贩毒集团罪恶的“黑色走廊”计划。中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威望提高且具有国际合作禁毒的诚意和经验,这就为实施“替代种植”根除境外毒源,彻底消除毒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但由于境外复杂特殊的背景,为了暂时避开国家间可能出现的敏感问题,排除某些不必要的干扰因素,利用民间组织或民间企业与境外以经济合作的形式来实施替代种植、铲除毒源,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它可以回避某些复杂问题,从而取得毒源所在地区有关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加深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友好往来,取得最为有效的禁毒效果。

在我国政府的领导下,思茅地区有条件向境外毒源地区提供种植各类健康经济作物的科学技术指导、农产品加工及贸易运销技术。近年来,在思茅地委和行署的支持下,南亚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和南亚基金会为实施替代种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与缅甸佤邦当局建立了联系,双方愿意相互合作,逐步展开替代种植以铲除毒源。1993年南亚总公司和基金会帮助缅甸佤邦砍掉了几百亩正在生长中的罂粟,替代种植了100多亩咖啡和300亩烟叶,取得了初步实效。为今后全面实施“替代种植,肃毒扶贫”计划,思茅地区政府正在加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修通了由思茅市通往佤邦的边境口岸的公路;大型客机可由思茅机场飞往昆明;国家一级口岸思茅港已初步建成开通,由思茅港经澜沧江直航湄公河沿岸至胡志明市,直达东南亚五国;思茅民间企业还帮助佤邦修建了跨度87米的贺岛大桥、邦康大桥,整修了通往佤邦贺岛、邦康、因马等6条公路,扶持种植了水稻、烟叶、甘蔗、茶叶、果树等替代罂粟的经济作物;发展了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等。所有这些表明,思茅地区已初步具有了帮助境外禁毒、实施替代种植的经济、技术等条件。但要全面实施替代种植、肃毒扶贫、振兴地区经济尚缺乏大量资金的投入。

与境外加深合作,加快实施“替代种植”,彻底铲除境外毒源的客观因素也已经基本成熟。境外佤邦领导层在各种压力下,为了改变其在国际上的不良形象,尽快摆脱其民族贫困状况,改善其财政窘迫的困境,已明确表示愿与我方合作,加大实施以经济作物替代种植鸦片的力度,提出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军事为后盾,提高民族教育为手段”的战略。而且在1994年7月召开的佤邦联合党代表全会上,更加明确了禁毒的决心,制订了禁毒法规。并且将中共十四大《决议》中关于“发展农业”和“提高教育水平”的两部分内容,作为佤邦全会决定下发到所辖各县和特区。在我们采访中,佤邦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希望中国方面在禁毒问题上迈出更大步伐,支持民间组织和企业在国外彻底铲除毒源所作的努力。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禁毒的真实心态。但仅依靠佤邦单方面实施“替代种植”计划,其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均严重缺乏力量,需要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援助。

大规模争取国际援助的条件也正在逐步成熟。从国际禁毒经验来看,要全面实施替代种植计划,必须具备三个环节,就是解决大量工农业产品的运输问题(修路);产品的市场销售问题以及种植健康经济作物的技术问题。由于修路成本很高,产品的市场销售也需要专门培训,这



些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都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特别是需要联合国禁毒委员会大量禁毒资金的投入。否则,实施替代种植、彻底铲除毒源的禁毒计划是不会成功的。

目前,思茅地区与境外佤邦合作实施替代种植、肃毒扶贫的行动已经受到国际社会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并开始有实质性动作:1994年年初,在我国境内联合国 UNDP 官员及美、德等国基金会代表同我方举办了“通过国际援助实施替代种植鸦片”的研讨会;3月8日在联合国禁毒委员会的监督下和缅甸政府的参与下,佤邦当局烧毁了两个毒品加工厂;1994年春季,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负责禁毒事务的官员考察了思茅地区,认为由中国民间组织或企业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与佤邦合作进行“替代种植、铲除毒源”是个很有意义和可行的禁毒计划,并表示愿意用美国海外禁毒资金的一部分支持这一禁毒计划的实施;香港等地的华人企业家也表示支持实施替代种植计划;而缅甸、泰国等政府也表示支持。这些都表明,国际禁毒组织和机构在援助“替代种植”计划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由于“金三角”地区有关国家政局不稳定或中间克扣严重,国际禁毒组织和机构倾向于把用于该地区的禁毒资金由我方支配,以提高禁毒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禁毒成效。

所有这些表明:实施替代种植、彻底铲除境外毒源、清除毒品危害,并以此带动地区经济的振兴和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的条件初步具备、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诚望得到国家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重视,通过适当途径疏通各方面的关系,卓有成效地全面实施这一禁毒计划,以造福于人类。

从思茅地区实施这一禁毒新思路的情况来看:虽然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除了原有的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资金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外,当前还遇到了某些政策“一刀切”给思茅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局限性等问题。此外,有关国际组织和禁毒机构已明确表示:为实施“替代种植,彻底铲除毒源”投入的禁毒资金,需要由中国政府的明确支持和保障民间组织或企业的有效使用。因此,目前思茅地区迫切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的扶持,适当加大肃毒和扶贫的投资力度。根据已有的情况和条件,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思茅肃毒扶贫试验区”。

其基本思路是:在试验区内国家实行特殊政策,适当加大投资力度,争取国际社会的合作援助,扶持发展经济,增强地区经济实力。从而辐射并影响境外毒品种植区,特别是佤邦控制地区,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用经济作物取代罂粟种植,达到发展经济、铲除毒源的目的,为彻底根除全人类的公敌——毒品危害,而作出贡献。

“肃毒扶贫试验区”具有以下特点:

1. 经济发展以“两头在外”为主,适度开辟国内原料产地和扩大国内市场。试验区通过经济合作方式,协助境外佤邦推广种植用以替代罂粟的各类经济作物,然后收购这些经济作物进行深度加工,产品大部分销往境外;另外在我国境内也因地制宜地种植一些国外居民需要的经济作物,加工后的产品也以外销为主,内销以满足国内需要。

2. 以“替代种植”的禁毒项目为主,同时开发其它项目,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此,要环绕“替代种植”项目积极发展经济作物的加工业,其中包括粮食、咖啡、烟草、茶叶、水果、纺织等加工业,建成一批有规模有市场的农产品加工厂;同时积极开发旅游业、矿产资源开发业,加强交通、通讯、水电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上新台阶。

3. 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社会的禁毒资金为主,同时争取国内资金的适量投入。通过科学

论证,如每年能争取到一定数量的国际禁毒资金,试验区将深入而且具体地作出禁毒项目计划,尽量把资金使用到位,用出成效,用出信誉,用出肃毒扶贫的水平,以不辜负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同时要争取国家配套资金的投入,其中包括政府财政的资金支持和以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发达地区资金的投入及国外企业家对思茅地区资金的投入。

4. 试验区以彻底铲除境外毒源为主,坚定不移地贯彻“三禁”并举方针,从根本上肃清毒品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危害,同时加速经济发展、振兴地区经济、早日脱贫致富,以保障边疆省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事业兴旺、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

为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支持,早日立项,批准建立《思茅肃毒扶贫试验区》的方案,加快全面实施“替代种植、肃毒扶贫、开放开发、根除毒害”的计划。并在税收、财政、信贷、对外合作、地区开发等方面提供特殊倾斜政策,以加快思茅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彻底消除全人类的公敌——毒品危害,这将会对整个世界的肃毒事业作出功德无量的贡献。

我国在建国初期的短短三年中就能使 2000 万吸毒者戒除了毒瘾,铲除了 100 万公顷的罂粟产地,基本上禁绝了危害中国百余年的烟毒,成为享有国际盛誉的“无毒国”。今天,中国禁毒的人民战争格局已经形成,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重新向毒品开战的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援助合作下,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彻底铲除境外毒源,取得禁毒斗争的新胜利。让全世界瞩目中国肃毒成就的辉煌,让世界瞩目中国云南思茅地区乃至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振兴的辉煌。

1994 年 9 月

执笔:徐逢贤

责任编辑:王 颖

---

## 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成立

为了组织、集中、协调南京大学乃至江苏省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力量,促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现实研究,1994 年 6 月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该所目前研究的课题为:1. 社会时尚的流行与演变;2. 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由来与发展;3. 传统与变迁: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4.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5. 教育社会心理学;6. 社会变迁与青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如“代沟”现象研究);7. 性别角色的双性化;8. 流言和谣言的社会心理学;9. 犯罪与越轨行为研究。该所目前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2 人、助教 1 人。周晓虹教授任研究所所长。

经国家教委批准,该所与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江苏省社会心理学会、江苏昆山市周庄镇人民政府合作,拟于 1995 年 10 月在江南历史名镇周庄召开“传统与变迁: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国际研讨会。欢迎海内外研究者参加。

联系地址:南京汉口路 23 号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邮政编码:210093,电话:(025) 6637651 转。